

臣本布衣



王广元 著

c
h
e
n
b
e
n
b
u
y
i

臣本布衣

王广元 著

当“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时

● 傅书华

“沉默的大多数”是王小波提出的一个命题，如果我的记忆、理解没有太大失误的话，那意思是说，现在流行的各种话语，虽然也在讲述着“老百姓的故事”，也在诉说着下层人的生存体验，也在抒发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情感，但由于话语发出者的身份早已不是“老百姓”，不是“下层人”，也不再是“普通人”，而多为有各种社会地位的“文化人”，所以，他们的“讲述”、“诉说”、“抒发”，已距他们所“讲述”、“诉说”、“抒发”者相去甚远。最典型的例

子，莫过于知青作家笔下的知青生活了。知青作家所发出的“知青声音”与广大知青的“知青声音”早已相去甚远。那原因，就在于知青作家曾经是知青，但现今是作家，知青仅仅成为作家的前缀语了。在他们从知青成为作家的过程中，为了进入社会话语阈值，他们对知青生活进行了重新的组合与书写，而在他们成为作家后，这种组合与书写也就成了他们的一种身份的自觉。如果，“知青声音”由他们发出，而广大的知青，则成了“沉默的大多数”。这种现象，我以为也是过去文坛的一种普遍现象，虽然我们倡导作家写工农兵生活多年，但工农兵在某种程度上，也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

因之，在我读了王广元的散文新著《臣本布衣》后，我感到了一种由衷的喜悦，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悸动，那原因就在于我感到了“沉默的大多数”已经不再沉默了，他们正在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这种声音还十分微小、苍白、无力、脆弱，但毕竟有了这样的一种声音，这就值得我们认真地予以聆听、研究了。

广元出身贫苦农家，自幼饱尝饥寒之苦，对下层人生计之艰难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大西北当“大头兵”的岁月，又给他的生命中注入了一种粗犷之气。这样的一种人生经历，使得他与下层人有着一种割不断的血肉联系。下层人的生命体验，像烙印一样烙在他的心头，溶化在他的血液之中，成为他的生命本色。尽管他在后来成为一名职业文学编辑，但正如他的这本散文集的书名所昭示的那样：臣本布衣。以这样的生命本色，广元踏上了文学之旅。我不知道，我想广元最初也不会清醒、自觉地意识到，导致他最初踏上文学之旅的动因是

什么。有热爱因素，有抒发情感的需要，而在那样地一个重视文学的时代，我想，也一定潜在地有着用文学来改变自己生存处境来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的因素吧。事实上，像广元这一代的文学作者，许多人也正是靠着文学创作，从社会的最底层一步步地成为有一定社会身份的公职人员的。但是，当市场经济的潮水涌来，当文学迅速地边缘化，当广元也不乏另外的通达之路时，广元仍然固守着文学一隅，我想，文学的功利性因素就随着时光的流驶在广元心中渐次褪去，文学的文学本性在广元的心中就日益显豁了。

类如广元这样的人生经历、创作道路的作者，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价值何在呢？我想，从他们个人而言，文学不再成为他们实现自己社会价值的途径，文学正在或已经成为他们表达自己人生体验、倾诉自己情感需求的必要手段。在借助这一手段时，个体生命得以提升、净化，而当“沉默的大多数”普遍开口说话之时，以其中某一部作品来作评判，其价值也许并不太高，但若从整体审视，则使社会构成中的一个最庞大的群体展示了自己的生存形态、精神风貌、情感世界。我想，广元就是这其中的一分子吧。广元更多地不是从理性上而是从情感上对此认同的。所以，在他的基层文学编辑生涯中，他对身处基层的文学作者倾注了无尽的心血，与他们有着更多的情感、心灵的沟通，有着更多的人生的认可，在这本散文集“秀才人情半张纸”一栏中，你能从字里行间对这一点有着切肤的感受。

说广元这本散文集是“沉默的大多数”开口所说的话，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的评价。“沉默的大多数”之所以沉默，是因

为他们当中的人，一旦开口说话，就循着流行的话语规则，成为背离了“沉默的大多数”的某种“少数”，这“少数”自有其价值，但却与“沉默的大多数”无干。广元的写作其实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事实上，作为一名潜心学习文学创作者，广元不可能不了解当今的政治、哲学、社会、文化、文学思潮，但广元都能够不为这些思潮所左右，不以这些思潮来规矩、组合、深化自己笔下的生活内容。我以为，这得力于他对下层人生活的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以及对这种体验的忠实，要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很难的。这就能使他坚守在“沉默的大多数”的立场上，使他能坚持着这一种被当今文学界所称之谓的“民间的写作”，从而能够去掉各种文化“障蔽”，还原生活的一种本真状态。譬如说他的《想起乔姐》、《女儿怨》、《针针姑》、《插花》、《骆兰姑娘》等等篇什，在这些作品中，他都没有写主人公有什么出众的举动，不俗的言行，非凡的功业，值得一夸的事迹，或者企图让作品显示传统文学观念中所谓思想的意义，主题的深刻。不，这些在他的笔下统统没有。主人公及主人公的生活都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乔姐中学毕业后就没有再上学，依传统的婚俗嫁人了，最后死于难产；《女儿怨》中的二姨所嫁的丈夫最初是个家道殷实的农户，但丈夫后来染上吸毒、赌博恶习，二姨不得已回了娘家，后来给财主作了“小”，再后来收养姐姐的孩子作养子，不幸养子又被狼吃了，以至姐妹成仇；针针姑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乡村小学教员；《插花》中的表嫂与表哥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婚后不久却离了婚，改嫁后偏又因难产去世；骆兰姑娘身为高干女儿，无门第观念，与出身下层农家的“大头兵”相恋，但最终无果而死于癌

症。作者没有刻意于乔姐中学毕业后，在乡间与传统生活方式的不适以显示作品的文化含意；作者也没有渲染针针姑对乡间文化教育启蒙中的作用以凸显作品的所谓主题；作者不去强化表嫂的离婚悲剧；作者也不去强化骆兰姑娘的爱情因素，一切都如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形态一样真实。在这种真实中，使“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形态、精神风貌、情感形态得以最大程度地“去蔽”，并在“去蔽”之后走向“澄明”，使读者对此得以“本质直观”，从而获得最“纯粹的认识”。

广元原是写诗的，并以诗闻名文坛，他的诗注重口语化，注重在日常生活形态中表达民间的立场。但我觉得，他的散文写得比诗好。这其中的原委我一时说不太清楚，但“民间立场”、“沉默的大多数”的立场及其相应的表现形式如何与诗的文体形式做到有机的结合，恐怕是广元诗歌创作以及类似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难点。但广元的这种“民间立场”、“沉默的大多数”的立场及其相应的表现形式却与散文的文体形式有着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散文原本着重的就是日常生活形态日常情理形态的真实，任何对此的“典型化”、“强化”都会使散文显得做作、矫情从而危及散文的生命，而如上所述，广元散文在这一点上恰恰是令人称道的。但这并不是说，散文所写就是日常生活本身，如果散文所写与日常生活无异，散文就与现实世界无异，从而无以在文学世界立足了。这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作者心灵、情感、灵魂的力量与作用。就是说，散文所写，是作者在大量的长时间的生活常态下所凝聚起来的情感晶体，二者的关系，就如煤的形成，最初是大量的木材，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沉埋，最后才凝聚成小小的一块。你想想，一个

人的人生如此短暂，又能有多少这样的情感结晶体呢？所以，散文被称为“老人的艺术”，被称为“打捞情感的记忆”的艺术，所以，散文“易写难工”，所以专事散文创作者，好的散文也屈指可数，倒是耕耘于其他行业者，有时倒能积半世一生的人生体验，偶一为之，遂成名篇。

广元的人生坎坷，饱经沧桑，因之，他对美好的温情有着特别的感受，特别的记忆。正是这种感受与记忆，使他的散文焕发出迷人的光彩。所以，他笔下的乔姐，有着永恒的青春，那是美留给心灵的最初烙印。所以，他笔下的针针姑，令人难以忘怀，那是心智之初启时对温馨的第一感受。从客观再现的角度看，作者记写的乔姐、针针姑都是普通、平凡、零散、琐碎的片断，但因其是广元人生情感的长河中反复淘洗、沉淀之后的结晶体，在无形中汲吮了广元人生、情感长河的乳汁，所以显得分外动人。虽然在这些篇什中，作者并没有把自己的坎坷人生直接显示给世人，但却正是因了作者坎坷人生作为显影液，才使乔姐、针针姑的形象得以定格。也正是基于此原因，广元对人世的苦难有着特别细腻的感受与深深的同情。他笔下的二姨、皮阿花，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都不能单单从作品中所记写的有形的二姨、皮阿花的身世中去找，而要看到在这背后的作者个人的情感长河的作用，设若作者个人情感长河的长度不够，设若作者没有足够量的人世体验，设若二姨、皮阿花没有在作者个人情感长河中被反复浸泡、淘洗、过滤，二姨、皮阿花的形象是断不会如此动人的。或者说，二姨、皮阿花只是作者自己长期积郁于心的某种情感能量释放的一种最佳对象化实现的外化形式。你想想吧，广元作为一个

年近半百的人，所经历的人事何止千万，何以惟独只有乔姐、针针姑等等有数的一些人、事让他始终铭刻于心终生难忘呢？那正是广元积半世的人生情感、体验反复淘洗的结果呵。如此一来，这些人物能不具有沉甸甸的份量吗？

人到老年的时候，历经红尘，终于能够了悟什么是人生最有价值的所在，所以，人在老年的时候，对童年之事反而记忆得最为清楚。那是因为有了老人一世的经验，童年才会显示出其人生本真形态的面目来，但那是以老人一世的经验为代价的。佛语在讲述得道过程时说，得道要经过这样三个阶段：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散文作家笔下的日常生活形态，初看似与现实中的日常生活形态无异，且越无异越佳，但这却早已因了作者人生长河的作用，成为老人记忆中的童年形态而非老人实际的童年形态；早已因了作者人生长河的作用，跨越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阶段，而成为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山水形态。广元的散文，所力求做到的，正应该是这一点。

我前面说过，广元原本是写诗的，这对其写散文是大有好处的，这好处之一就是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我们一向倡导散文的语言应该明白如话，话怎样说，散文就怎样写。但我们在这其中忽略了一点，这就是明白如话，也并非日常话语本身，而是经过了文字雕琢阶段之后的一种明白如话。也仍然是应该经过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之后的“还是山，还是水”，这样的明白如话，才高于日常话语本身，才高于文字的雕琢打磨阶段，所以，五四时的散文大家们，都说过类似只有学好古文才能写好白话这样意思的话。而广元的写诗，在无

形中，恰恰使他的散文在语言上走过了类如“学好古文”的阶段。所以，广元散文中的明白如话，变得有了弹性，有了质感。譬如在《想起乔姐》一文中，作者写失去乔姐给乔姐丈夫带来的痛苦：“有所作为的男人事业有成，心里装得下家事国事天下事，但留给女人的地盘却很小。这小小的地盘只一个女人就占满了，哪里还容得下别人。乔姐就像一根针，在他的心尖上刺了一下，调头匆匆离去，给他留下的是长久的切肤之痛”。

说散文的语言应该明白如话，并非是散文中要排斥书面用语。事实上，散文作为一种书面表达形式，有着一一种经过修饰的比日常口语更为凝炼、精粹、鲜明、含蓄的美，在这其中，适当地插入一些文言语汇，适当地插入一种纯书面的非口语的语汇，往往会起到极好的效果。记得冰心就多次讲过这样的意见。广元的散文，也往往给人以此种美感。譬如他在《骆兰姑娘》中写他与骆兰姑娘的交往：“她挽着我的胳膊，坐在松软的沙滩下，看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听冰川解冻，北雁叫阵，静静地感受着西域风光的奇妙与神圣”。

当今诗界盛传一句名言：诗到语言止。其实，散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只是散文比诗更显得大巧若拙，更难！

近些年来，散文界有三种散文潮流颇值得人看重：第一是学者散文、文化散文。近些年的散文热最初就是由这些散文引发的。先是五四、三十年代学者、作家的散文盛行于世：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接着终于有了当今学者写的散文，那就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然后是学者的文化、人生散文、学术随笔风行于市。这类散文实际上是适应了当今的文

化启蒙、人生启蒙的需求。五四时代人的解放的时代主题在今天毕竟又一次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且因为五四时代人的解放的主题只局限于在文化思想界，当今却因为市场经济从经济这一最根基处动摇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把人的解放这一主题推在了每一个人面前，从而使这一主题在广度、力度上都超过了五四时代。但学者散文越来越偏重思想性、学术性，越来越趋于文化思想界的前沿，从而与身处社会底层的大众有了一定的距离，我们只要看看当今学术随笔日渐成为学者散文的主流并盛行于文化思想界，就会明了此点。第二是女性散文。市场经济在促使人的解放时，首先是使人的感情、欲望得到了解放，而女性对感性、欲望又有着最为本体的敏感，由此，女性散文应运而生。所谓“小女人散文”，之所以能形成潮流，原因也正在于此。但是“小女人散文”虽然以感性、欲望去触摸社会生活的细微之处，但其感性、欲望特征毕竟因种种原因没有得到淋漓尽致的酣畅体现，从而影响了其辐射、穿透社会的力度，倒是其后卫慧、棉棉等人的小说用小说形式将其作了较大的发展。第三是散文创作中的“民间写作”、“沉默的大多数”的发言。这种散文虽然大量存在，但却始终没有被鲜明地得到归纳与提倡。这种散文在当今有着最为广阔的文化市场，我们只要看看其审美属性在社会其他方面的广为流布备受欢迎即可窥其一斑。如电视台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如让大众参与、发言的“实话实说”，如每个人都可以对歌曲重新书写的“卡拉OK”，如版本不一但众口参与相传的民谣等等等等。关注现实关注民生疾苦，在这种散文中得到了最真实的体现，而关注现实，关注民生疾苦，在今天，又是多么地

迫切呵。当“沉默的大多数”用自己的声音开口说话时，整个社会整个文坛都会为之震动。我想，以广元半世的与下层人的血肉维系，他是最应该循此路前行的，关键是他应该对此有一种自觉的抒情，清醒的追求。我高兴地在他的《臣本布衣》中看到了这一点，那么，让我祝他获取更丰的收获，更大的成功。

目 录

A 豌豆开花我就走

想起乔姐·····	3
女儿怨·····	11
跟着舅舅走·····	18
针针姑·····	23
插花·····	28
骑上大马娶媳妇·····	32
真粮食·····	38
出村借水·····	43
与狼谋命·····	51
选择死亡·····	57
到姑姑家看看·····	62
念项·····	66
猎狼·····	70

哭坟·····	75
卧地·····	79
走北庄·····	83

B 雨天出门不打伞

骆兰姑娘·····	93
女儿红·····	105
星星点灯·····	110
养花的心情·····	131
曾为戏子·····	135
赵树理“救驾”·····	142
转车回家·····	147
一球砸出故事来·····	152
喝酒喝出麻烦来·····	160
面对死亡·····	165
椰树临风·····	171
送你一束茉莉花·····	176

C 秀才人情半张纸

造化亦能工笔墨·····	183
--------------	-----

目 录

钓罢归来不系船·····	189
警官原本是书生·····	192
白日放歌须纵酒·····	195
听君一阙边塞曲·····	200
精神的放牧者·····	205
生命之树常青·····	215
不虚此行·····	218
精耕细作出好苗·····	222
在《会客栈》会客·····	227
把握机遇·····	230
负荆请罪·····	233

A

豌豆开花我就走

